山海间 有答案｜我是张飞

视频文字稿

**我是周昊**

**今年11岁**

**是小屯关索戏艺术团的一员**

**扮演的角色是张飞**

**刚记事的时候**

**看关索戏就有一种亲切和熟悉**

**爷爷说**

**关索戏里的角色都是神**

**会保佑我们**

**练习关索戏五年**

**爷爷把张飞的唱腔和身段**

**一点点教会我**

**在上学之余**

**我就会回忆表演的节奏**

**架势**

**脚步**

**武打**

**张飞这个角色**

**我会一场一场的**

**脚步 步伐 腔调**

**教给你**

**刚学的时候觉得很累**

**跟不上节奏**

**让我觉得害怕**

**这个过程要花时间慢慢来**

**周昊**

**我能听到张飞在召唤我**

**张飞**

**我觉得我找到感觉了**

**那时天地就是舞台**

**面具之下**

**我很开心**

**在张飞面具的眼里**

**我会是谁呢**

**周如文，在云南特有的一种古老戏种——关索戏中，饰演张飞39年，人送外号“大老张”。**

**周昊，“大老张”的孙子，今年读小学四年级，同学们都叫他“小张飞”。**

****

**上周末，在位于昆明阳宗镇桃李村委会小屯村外的田埂上，关索戏的“五虎上将”悉数到场，在锣鼓乐器的铿锵声中，一出《三英战吕布》上演，二十多分钟的剧目，以武戏为主，加之略显粗犷的身段，配以结合当地方言的特有唱腔，让春日的田野更显空旷悠远。**

****

**排练结束后，周如文和小孙子周昊身着黑衣，头戴张飞面具，一手持锏，边唱边跳，来了一段《夜战马超》，一个边唱边教，一个边学边做。从小，还不知道三国的时候，周昊就知道爷爷是“张飞”，跟着爷爷到处跑，听唱戏，看表演，兴趣随之而来，耳濡目染。**

****

**周如文闲下来时就会唱戏给小周昊听，教他一些动作和唱腔，与自己小时候跟着父辈、二哥玩关索时情景极为相似。“小时候看着父辈玩关索，他们每天晚上排练，我就跟着看，慢慢产生了兴趣。”**

****

**关索戏的传承是家族式的，剧中以三国时期蜀国人物为主的18个角色，由小屯村内不同家庭传承至今，一个家庭自始至终扮演一个角色，传到下一辈也是同样的角色，传男不传女。周如文也是这样，从父辈和二哥那里接过了张飞的角色。**

****

**如今11岁的周昊，不仅是每年阳宗最热闹的元宵节踩街活动中关索戏队伍中的一员，还多次登上了省内外的戏曲舞台。**

****

**对于“小张飞”显露出的浓厚兴趣，“大老张”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有兴趣固然好，长大以后还喜不喜欢却不好说，我经常跟他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学生，第一任务就是把书读好，书都读不好也就别跟着学关索戏。”在周如文看来，小孩子现在不吃学习的苦，以后就要吃生活的苦。**



家族式的传承，到了今天，也慢慢成为关索戏传承发展的一个隐忧：如果家里孩子不喜欢了，也就不能更好地传下去了。这也是周如文和其他传承人试图去打破的老制。



关索戏是傩戏的一种，最初是一种古代驱邪逐疫的傩祭仪式，后面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戏剧形式，常演的剧目有《战长沙》《长坂坡》《三英战吕布》《夜战马超》《花关索战三娘》《过五关斩六将》等，每年的正月初一到正月十六，是关索戏演出最为集中的日子，也是当地节庆必不可少的保留曲目。



从18岁起玩关索，到二十四五岁时，周如文已经成为关索戏的骨干，一次的演出经历却让他心生去意。“当时去到澄江、玉溪打工，大概每天能有30元，当时他们坐车来找我，说是我不演关索戏（他们）也不好支撑了，当时我已经是关索戏的骨干了，就答应了下来。”



而演出后的零收入，加之演出及路程上耽搁的工钱，这让周如文打起了退堂鼓，毕竟他才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就连家人当时都劝我说，自己都饿着肚子，还唱什么关索戏。”



近些年，随着各级非遗项目的保护和推广，周如文和其他核心成员也被逐级推荐为传承人。2011年，关索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周如文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说小点，关索戏是我们村子的一种文化；说大点，是国家的一种文化。”现在的“大老张”，年轻时有过的顾虑已然打消，他现在的时间，都主要花在了关索戏和领孙子这两件事上，国家级传承人的身份让他又喜又忧，“以前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会演这个角色，突然不演了，有点对不起关索戏，现在突然觉得肩膀上的责任和担子重了，有责任和义务去做文化上的传承，但招徕年轻人，又并不那么简单。”



如今，曾经和周如文一起玩关索的老人，有的唱不动跳不动了，或者不再缺演出那一点钱了，也都不来玩了，很多年轻人像曾经的他一样，外出工作谋生。周如文记忆中关索戏踩街的队伍最多时有40多人，如今核心成员也只有将近20人。



年轻时困扰过自己的矛盾，又重新摆在了“大老张”和其他传承人面前。



只不过，他们之前疑惑的是，如何生存，之于家庭；现在，他们更多思虑的是，如何传承和发展，之于关索戏。